



# 地狱派对

D-A-M-N-E-D

Chuck Palahniuk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 著

张蕾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Chuck Palahniuk

〔美国〕恰克·帕拉尼克 / 著

张蕾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狱派对 / (美) 帕拉尼克著; 张蕾译. —北京: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4. 11

(恰克·帕拉尼克作品系列)

ISBN 978-7-5502-3349-2

I. ①地… II. ①帕…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73277号

### 地狱派对

作 者: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译 者: 张 蕾

选题策划: 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牛炜征

特约编辑: 王秀莉

封面设计: 周延辉

版式设计: 姚建坤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44千字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张13.5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349-2

定价: 32.8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243832

地獄派對 (DAMNED) 簡體中文譯本

原作：[美] 查克·帕拉赫尼烏克 (Chuck Palahniuk)

譯者：[中] 王明

出品：[中] 鳳凰城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ISBN 978-7-5366-5366-2

地獄派對

DAMNED

by CHUCK PALAHNIUK

Copyright: © 2011 BY CHUCK PALAHNIUK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ADIO & OLSON,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Phoenix-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5366 号

鳳凰城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地址：[中]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桂平路11號

電話：[中] 0757-86351111

傳真：[中] 0757-86351112

郵政編碼：[中] 528211

ISBN 978-7-5366-5366-2

定價：22.00元

本書內容與版權均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任何爭議，請與原作者或出版商聯繫。

印刷：[中] 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桂平路11號

印刷日期：[中] 2014年11月

## 第一章

你在吗，撒旦？是我，麦迪逊，我刚下地狱，但我可没犯什么错，除非我可能死于大麻过量。也可能是因为我太胖——简直胖得像头猪——才下了地狱。如果自卑的人会上地狱，那我肯定跑不了。我真希望能骗你说我是个身材纤瘦、胸部丰满的金发女郎。但是说真的，我是个实实在在的胖子。

先让我做个自我介绍吧。

如何精准地描述死亡的感觉呢？

是的，我知道“描述”这个词。我是个死人，但没有疯。

相信我，死亡比垂死要好受得多。如果你看太多电视，死亡对你来说轻而易举，实际上——看电视和上网是极佳的死亡体验。

这样描述死亡最为贴切——

我妈打开她的笔记本电脑，进入我们墨西哥马萨特兰或英国班夫的房子监控系统。“瞧！下雪了。”她侧过身让我看屏幕，屏幕的微光中出现我们米兰的房子，客厅的大窗外飘着雪，我妈按住 Ctrl+Alt+W 远程遥控，就可以一路打开客厅窗帘，又按下 Ctrl+D 让灯光变暗，我们坐了下来，仿佛置身火车、房车或私人飞机里，透过电脑屏幕，从空屋的窗户欣赏美丽的冬日风光。我妈会按下 Ctrl+F 打开燃气壁炉，我们便开始聆听意大利静寂的雪声，声音监控器里传出噼里啪啦的火焰的声音。随后我妈会敲击键盘，进入南非开普敦房子的监控系统，然后登录纽约州布伦特伍德的房子。她可以无处不在，其实哪儿也没去，她盯着屏幕上的夕阳和落叶发呆，反而对真实的世界置若罔闻。说好听点儿，她是在站岗放哨；不好听的话，她变成了偷窥狂。

我妈会花半天时间对着笔记本电脑里摆满家具的空屋子发呆，用遥控器调整温度，把灯光调暗，为每个房间选择适合的轻音乐。她告诉我说：“就算是飞贼也猜不出家里到底有没有人。”她不停地切换摄像头，监视索马里女佣打扫我们巴黎的家，她窝在电脑前叹了口气：“我伦敦家里的番红花开了……”

这时埋头阅读《纽约时报》经济版的爸爸会说：“番红花应该用复数。”

这时，我妈可能会咯咯笑着，按下 Ctrl+L 把三大洲以外的女仆锁在浴室里，只是因为瓷砖擦得不够干净，对她来说，整人非常过瘾。由此可见，就算不到场也能影响外界，这就像一种隐性消费：一首几十年前你录制的热门歌曲仍然萦绕在一个中国血汗工厂里素未谋面的工人耳边，这就是一种力量，但是一种没有意义而无能的力量。

屏幕显示出我们迪拜的家，女仆把新鲜的牡丹花摆在窗台上。妈妈会通过间谍卫星调低空调，连敲无线设备按钮给房间降温，温度越来越冷，比冰柜还冷，比滑雪场还冷，为了让十美金买来的粉红色鲜花多活几天，她花了一大笔电费，用了好多氟利昂，都够买下一个国王了。

这就是死亡的感觉。我知道“缺席”这个词，我十三岁，并不傻，并且已经死了。上帝啊！我终于明白“缺席”的意思了。

死亡是真真正正的轻装上阵。

这个死期无休无止——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周七天，一年三十六十五天，直到永远。

全身的血被抽出来是什么感觉？不用我来形容。也许我不该告诉你我已经死了，因为你会看不起我，甚至活胖子都比死人强。然而，这就是我丑恶的自白。我要说出一切，我要“出柜”，我都死了，还怕什么？

没错，人和人之间都有点儿捉摸不透，但没有人比死人看起来更陌生。我们可以原谅她信仰天主教或发生同性恋行为，却无法接受她向死亡屈服。我们唾弃没有毅力改掉缺点的人，而死亡似乎是一种最不可原谅的缺点，比酗酒和吸毒还要差劲。在这个世界上，不刮腿毛属于懒惰，而死亡像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性格缺陷。

就好像你逃避生活，没有竭尽全力发挥潜力。你半途而废，不但胖而且没了命——让我告诉你——这就是祸不单行。

不！这不公平，就算你同情我，你还是会扬扬自得，大口吃肉，因为你还活着，还是会大嚼那些食物链中不幸处于你之下的可怜动物。我告诉你这些并不是要乞求你的同情——我的年龄是十三岁，

性别女，状态死亡，姓名麦迪逊，但我绝不需要你装模作样可怜我！不！这不公平，但事情就是这样。当我们初次遇见某个人，我们会恶毒地想：“就算我是四眼，屁股很大，还是个女孩子，我至少不是他那个样子。”意思就是：就算我是这副模样，也比你强。所以，我甚至没勇气说出我已经死了，因为是人在死人面前都他妈的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墨西哥人和艾滋病人也不例外。这就像我在七年级“西方历史的影响”这门课上学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满脑子都在想：“如果亚历山大大帝这么勇猛，这么智慧，还……这么伟大……那他为什么还会死呢？”

没错，我知道“恶毒”这个词。

没人想犯死亡这种致命错误，所以人们还在吃全麦松糕，定期做结肠镜检查，服用维生素片，做宫颈癌巴氏涂片检查。不，我可没说你——你永远不会死——所以你觉得高我一等，好吧，你可以继续这么认为，继续往皮肤上涂防晒霜，检查自己的乳房肿块，别让我毁了死亡这个巨大的惊喜。

但是说实话，当你死了，可能连乞丐和弱智都不想和你交换。你的身体会被蛆虫啃噬，就像你的公民权利被完全剥夺，这么说，死亡应该是违法行为，但是大赦国际并没有发起写信运动来抵制它，也没有摇滚明星联合起来发表单曲，将收益用来拯救我的脸不被蛆虫啃掉。

我妈会告诉你我太油嘴滑舌，我妈会说：“麦迪逊，别自作聪明了，你已经死了，安静点儿。”

也许我的死对我爸来说是巨大的解放，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因为我有一天意外怀孕而难堪。过去我爸常说：“麦迪逊，任何男的和



你在一起，他都会忙得不可开交……”他真有先见之明。

我的金鱼“扭扭先生”死的时候，我把它冲进了马桶，我的小猫“老虎纹”死的时候，我用同样的办法解决，结果管道工不得不把管子撬开，弄得一团糟。可怜的“老虎纹”！当我死了，我不会谈论具体细节，比如变态的殡葬师看到我的裸体，把我的血全部抽出，对我十三岁的处女之身发泄他的疯狂兽欲，那只有上帝才看得到。你可以说我巧舌如簧，但死亡是我听过的最大的笑话：我妈花那么多钱给我烫头发，送我上芭蕾舞课，我却在太平间被一个啤酒肚变态殡葬师热吻舌浴。

我可以告诉你，当你死了，你就得放弃隐私和个人空间。你得明白，我死可不是因为我懒得活着，也不是因为要惩罚我的家人，不管我怎么埋怨他们，别以为我恨他们。没错，当我四处游荡的时候，看到我妈窝在笔记本电脑前，按下 Ctrl+Alt+L 键，关上罗马家里我的卧室门、雅典家里我的房门和世界各地的房子里我的屋门。她用键盘关上窗帘和空调，打开空气过滤器，这样就不会有灰尘落在我的娃娃、衣服和毛绒玩具上。我想念我的爸妈比他们想念我更多，你得明白，他们只爱了我十三年，而我用尽一生去爱他们。我并不想死，不想只是漠然地看着大家，不想让房间变冷，让灯光闪烁，也不想靠拉窗帘来吸引别人注意。原谅我没有活得更久，我并不想在一旁偷窥。

不，这不公平！之所以人间变成了地狱，是因为我们的期望值太高，期待人间变成天堂。人间就是人间，死了就是死了，你很快会找到答案，心烦意乱也没有用。

## 第二章

你在吗，撒旦？是我，麦迪逊，别以为我不喜欢地狱，其实地狱很好，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说真的，显然你长久以来的努力卓有成效，这片汹涌的海里充满滚烫的呕吐物，泛着硫黄臭味，还飞着一团团黑苍蝇。

如果我眼中的地狱看起来不怎么样，那是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我懂什么？可能任何成年人看到吸血蝙蝠和瀑布般滚落的大便都会吓得尿裤子。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对地狱的火热想象完全来自一部好莱坞邪典电影《早餐俱乐部》，我清楚记得里面的五个角色：活泼漂亮的啦啦队队长、叛逆的瘾君子、愚蠢的橄榄球手、聪明的怪胎和反人类的疯子。他们都被关在高中图书馆里，除了书本和桌子都着了火以外，那个周六没什么不寻常。

是的，你可能还活着，是同性恋、老年人或墨西哥人，在我头顶作威作福，但既然我一醒来就来到地狱，你就该相信我说的话。不！

这不公平，不过你大可以忘掉传说中明亮的隧道和刺眼的白光，还有你过世已久的爷爷奶奶张开双臂迎接你。也许有人说这是个幸福的过程，那是因为这些人还活着，有足够的时间来诉说他们的遭遇。我要说的是，这些人明显很享受这种“濒死经验”，而我已经死了，血液也早被抽干，蛆虫在啃噬我的脸。这是我的书，所以我更有发言权，而其他，比如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他只是帮助大众编织了一个美丽的幻想。

如果你不相信我对地狱的描述，后果自负。

起初，你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阴暗密室的石板地上，被铁栏杆包围，一定要听我的，别碰任何东西。牢房的栏杆又黏又脏，如果不小心摸到那些沾着霉菌和血迹的栏杆，千万别用手碰你的脸——或者衣服——如果你想在审判日前保持整洁的话。

也别随便乱吃撒在地上的糖果。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到地狱的，只记得司机站在路边，旁边停了一辆黑色的林肯房车，一个白色牌子上写着我的名字——麦迪逊·斯宾塞，全部大写，字很丑。司机一句英语也不说，他戴着反光墨镜和遮阳帽，挡住半边脸。我记得他为我打开车门，我坐进去，由于路途遥远，车窗的颜色太深，我几乎看不到外面。不过这段车程很寻常，就像随便一次从机场到市区的旅程，至于是不是那辆房车把我带进地狱的，我不敢肯定，我只知道我醒来就躺在这个肮脏的牢房里了。

随后，我大概被什么人的尖叫声惊醒了，地狱里总是叫声不断。如果你从伦敦飞到悉尼，旁边正好有个哭闹的婴儿，你便立刻堕入地狱。地狱里挤满陌生人，他们无穷无尽地等待，却什么也不会发生。

这里就好像似曾相识的历史场景，特别是你坐的飞机又开始播放电影《英国病人》。在地狱，当恶魔宣布为大家放映好莱坞大片时，别太激动，他们放的总是《英国病人》，或者，很不幸，《钢琴课》，从来不放《早餐俱乐部》。

地狱的气味嘛，远远没有夏天的时候意大利那不勒斯环卫工人罢工的时候那么臭。

在我看来，在地狱里尖叫只是为了听到自己的声音来打发时间，同样，抱怨地狱对我来说或许有些无聊和任性，就像你冒险去做的很多事，早已得知结果会很糟，但还是去做，因为最大的乐趣就在那恶趣味之中，类似于在寄宿学校吃速冻鸡肉馅饼或速冻牛排，或者吃任何苏格兰食品。我们看电影版的《娃娃谷》作为消遣，恰恰是因为它本身的低劣品质能带给我们安慰和亲切感。

而《英国病人》正相反，它力求晦涩难懂，结果却无聊透顶。

如果你不嫌我啰嗦，我再说一遍，之所以人间变成了地狱，正是因为我们的期望值太高，期待人间变成天堂。人间就是人间，死了就是死了，别再抱怨个不停。

这么说的话，如果你到地狱发现自己浸在污水之中，或者扑通一声掉在一张锋利的刀床上，便开始鬼哭狼嚎，咬牙切齿，把衣服扯碎，那就太没有新意了。这时再捶胸顿足，就太假了，就好像你已经买了《男人的野心》的电影票，开演以后抱怨演员讲的是法语，或者到拉斯维加斯旅行，却抱怨那里俗不可耐。当然，就算赌场用水晶吊灯和彩色玻璃假扮优雅，就算那里嘈杂的老虎机闪着夺目的光，这会儿那些人以为抱怨对他们有所帮助，其实只是在添乱。

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则值得重申：别吃那些糖果。不过你也不

太可能想吃，因为它们掉在污秽的地面上，这种糖果，甚至连胖子和瘾君子都不会吃：冰糖、变硬的泡泡糖、森森润喉糖、咸味太妃糖、巧克力和爆米花球。

既然你还活着，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犹太人——你可真棒，你就继续吃你的全麦松糕吧——你可要相信我说的所有细节，所以仔细听好了。

你探出牢房，可以看到其他牢房向地平线两边延伸，大部分一人一间，他们都在尖叫。眨眼间工夫，我就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别摸栏杆……”旁边牢房里的少女摊开双手，露出她手心的污迹，地狱里发霉的问题最为可怕，就像整个地下世界都染上“病态建筑物综合征”<sup>①</sup>。

我敢肯定我的邻居刚上高中，因为她屁股浑圆，丰满的胸部呼之欲出。就算这里烟雾弥漫，偶尔有吸血蝙蝠从我眼前飞过，我仍然能看出她穿的莫罗·伯拉尼克鞋是假的，是那种新加坡厂家在网上兜售五美元一双的山寨货。如果你能接受，我还有另一条建议：死的时候千万别穿廉价鞋。在地狱里，鞋毁得很快：任何塑料都会融化。如果你不想你无尽的余生都要光脚踩在碎玻璃上度过，就听我的。当轮到到你时，丧钟为你而鸣，强烈建议你穿一双巴斯·维坚<sup>②</sup>。

隔壁的少女叫住我问：“你怎么下的地狱？”我站起来伸伸胳膊，掸掉裙裤上的土说：“我想是因为抽大麻。”出于礼貌，我也问了她的

---

① 病态建筑物综合征，指因办公楼空气不好而引起的头痛、眼睛疼痛、疲劳等症状。

② Bass Weejun，深色平底便鞋，Weejun 又叫 Penny Loafer（一译乐福鞋），设计灵感来自挪威渔民的手缝鞋，虽然也是平底船鞋，但它的鞋面有皮制的流苏作为装饰，这也是它最大的特点之一。

原罪，虽然我对此没有兴趣。

女孩耸了耸肩，用脏手指着自己的脚说：“劳动节后我穿了白鞋。”她那双可悲的人造皮鞋已经磨坏了，况且山寨的莫罗·伯拉尼克鞋不可能擦得很亮。

“你的鞋真漂亮，”我敷衍她，看着她的鞋，我问，“这是莫罗·伯拉尼克吗？”

“是的，”她也在说瞎话，“这鞋很贵。”

另一个有关地狱的细节……每当你问人们如何被诅咒到地狱，他们会告诉你是因为“闯红灯”或是“黑钱夹配棕皮鞋”这些微不足道的废话。在地狱里，如果指望人们保持高度诚实的话就太愚蠢了，这同样适用于人间。

隔壁牢房的女孩走近一步，仍在看着我说：“你要知道，你真的很漂亮。”

她的话暴露了她的本质——一个超级大骗子，这让我无言以对。

“不，我说真的，”她说，“你只需要画上眼线，涂上睫毛膏，就会完美无缺。”她已经开始翻她的包了——白色的山寨蔻驰，还是塑料的——搜出睫毛膏和绿色的雅芳眼影，女孩挥舞她的脏手，示意我把脸凑过去。

根据我的经验，女孩在胸部发育之前往往都很聪明，你可能不同意我的观察，以为这是我的个人偏见，从我自己的年龄来看，我认为人类在十三岁时达到智力、个性和勇气的巅峰，男孩女孩都是一样。我没有夸大其词，我认为一个人在十三岁时真正与众不同——你看长袜子皮皮、波丽安娜、汤姆·索亚和淘气阿丹的出现——都是在他们被荷尔蒙驱使而充满自我矛盾，以及对性别角色的期待破灭之前

才有的。一旦女孩月经初潮，男孩第一次遗精，他们立即失去曾有的天赋。

同样，从西方历史教材对我的影响来看——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就像进入雅典启蒙运动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之间的黑暗年代，小女孩胸部发育之后就忘记她们曾有的勇敢和聪慧，小男孩也一样，就算曾经展露聪明和幽默的一面，但自从他们第一次勃起，以后的六十年就都是彻底的白痴。无论男女，青春期可以说是愚昧的萌生时期。

没错，我知道“性别”这个词，或许我又矮又胖，胸部平坦还戴眼镜，但我不是白痴。

我知道，当一个超级性感，年龄比我大，有臀部、胸部和漂亮头发的女孩想要摘掉你的眼镜，帮你画烟熏妆的时候，她只是想让你报名参加一个她稳赢的选美比赛，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就像富人问贫民窟的穷人他们夏天去哪里度假。对我来说，这是赤裸裸的沙文主义，如同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天真地对饥饿的巴黎人发问：没有面包，为什么不吃蛋糕呢？

要么，这个年龄比我大的性感女孩是个女同性恋者。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把脸凑过去，她甚至准备像仙女挥舞魔棒那样用黏糊糊的睫毛膏把我变成放荡的灰姑娘。说实话，我每次看约翰·休斯的《早餐俱乐部》到结尾时，莫利·林沃德把可怜的艾丽·西蒂领进女厕所，艾丽出来的时候，腮上涂着八十年代艳俗的胭脂，头上戴着学院风格的蝴蝶结，嘴唇上涂抹着过时的红唇膏，就好像林沃德自己在热卖的《时尚》杂志上浓妆艳抹，打扮成廉价的中国娃娃，可怜的艾丽降身成为派特克·纳哥尔会呼吸的真人版画，这时候我就会对着电

视喊：“快跑！艾丽！”我真的叫了出来：“快去洗脸！艾丽，快去！”

因此我没有把脸凑过去，我说：“还是算了，我的湿疹还没好。”

这时，神奇的睫毛膏被收了回去，雅芳眼影和口红也哗啦一声被放回假冒蔻驰包里，她仍然眯着眼在我脸上寻找红肿蜕皮和溃烂的痕迹。

我妈会告诉你：“每个新来的女佣都想把你的内衣叠成不同的样子。”意思是：你得学聪明点儿，别被人牵着鼻子走。

我们周围是密密麻麻的牢房，有的是空的，有的只住了一个人。毫无疑问，橄榄球手、叛逆的瘾君子、聪明的怪胎和疯子都被判了无期徒刑。

不，这不公平！但我将有机会在牢房里度过好几个世纪，假装得了牛皮癣，听伪君子叫嚣抱怨地狱的潮湿和臭气，看我那放荡的邻居蹲下来对着自己廉价的白色塑胶鞋吐唾沫，然后把舒洁面巾纸揉成一团把它擦亮。就算粪便和硫黄臭气熏天，你还是能闻到她身上的廉价香水味，好像那种混合水果味的口香糖或者速溶葡萄饮料。老实说，我更愿意去闻大便，但是谁能一百万年不吸一口气呢？出于礼貌，我说：“不管怎样，谢谢你为我化妆。”仅仅出于礼貌，我挤出笑容说：“我叫麦迪逊。”

听到这些，少女几乎和她的大胸、屁股和高跟鞋一起撞到栏杆上。现在很明显，可怜的她对我的陪伴心存感激，她咧着嘴笑，露出每一颗批量生产的陶瓷门牙，她的耳垂上竟然还戴着钻石耳环——太像《早餐俱乐部》里的克莱尔·斯丹迪斯了——只不过是那种庸俗不堪、廉价发光的立体氧化锆石而已。她说：“我叫芭贝特。”她扔掉那团纸巾，从栏杆另一边伸出她的脏手，要和我握手。



### 第三章

你在吗，撒旦？是我，麦迪逊。别难过，撒旦，从小到大我爸妈都跟我说你压根不存在，他们说你和上帝一样都是迷信，是老土牧师和伪善共和党人的愚蠢发明。

据我父母所言，世界上根本没有地狱这样的地方。如果你问他们，他们可能会告诉你，我已经转世成一只蝴蝶、一枚干细胞或一只鸽子。父母告诉我，天天看他们光着身子来回走对我来说至关重要，要不然我长大会变成性变态。他们告诉我，没有罪恶存在，只有你对生活的错误选择，只是你的自控能力差，没什么邪恶的。任何对与错，对他们来说，只是相对于某时某地的文化架构而言的。他们说，如果有什么让我们必须修正我们的个人行为，那应该是我们对社会契约的效忠，而不是因为受到某些严厉惩罚的威胁。他们坚信没有什么邪恶的，甚至连环杀手也应该享受有线电视，接受心理咨询，因为他们同样受过苦。